

荀子卷第十六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王先謙集解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偽為亦會意字也。郝詒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

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謂順其性也

疾與嫉同惡鳥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

字疑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

性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順入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

理而歸於暴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

文理而歸於治日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

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

改之耳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檠括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檠括

柔矯謂矯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

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礪厲皆磨也礪與礪同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

則偏險而不正王念孫曰廣雅險表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

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入之情性

而正之以擾化入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彌抑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

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

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

者也言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

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

本云任猶傳也玩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揚意卻只作事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

不學而能

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為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耳聽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

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

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句前後凡九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則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

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

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

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

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

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

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振爾雅釋言振糧也詩崧高篇以

峙其楨鄭箋曰振糧也見振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

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

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

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

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

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

於人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也然則器性也性也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故工人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

生於偽○王引之曰偽音為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人者謂之偽此涉上生於而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謝本從盧校作偽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俞樾曰同於眾即不異於眾也於文復矣當作所以同於眾而不過於眾者性也而過眾者偽也疑此文亦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聖人過眾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在能起偽

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闕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樾曰揚注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為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絕糧怒色也此拂字疑絕之段音言兄弟必絕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

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

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盧文弨曰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

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

當試猶嘗試

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

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

天兩地而倚數處翻曰倚立也或曰今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麕麕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

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

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汎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

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誹之眾者陵暴於寡而誹之

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誹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

為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譚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

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

本或為須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

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也言論古

必以今事為符信四語董子書備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

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

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六年公羊傳正義曰符節也凡

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

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

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

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

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善則不假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

聖王禮義也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

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定從元刻作與非先謙

案王說是故槩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

今改正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

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

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積偽所為亦先謙案禮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能瓦埴哉亦積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性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

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也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說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眾人也曾騫曾參閔子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慕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也

正與敬文對揚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善則曾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

金剛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說文訓服服言事道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

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雖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

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

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

事然而未嘗

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

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

矣

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

於眾者在化性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

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

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

不然

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

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
主於一而下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而少焉則少反焉其
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特於四性之於情視其
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
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
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貽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患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
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簡旬也則岐岐然疑然
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
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
叟之舜鮒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
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
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
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
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難老佛而言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

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

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

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

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法不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

少言也也郭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

隱也言若關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

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傳三

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

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譌平秩

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趨字皆讀若

詩秩秩大猷為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

繩也致仕篇曰程者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事事多悔是小人

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也盧文弨曰宋本諂作詔悔

作悔今從元刻俞樾曰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

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

二十九九年公羊傳尚連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

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乃齊給便敏

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謂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

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

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郭懿行曰類者善也

魄即旁薄也析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

皆謂大也也析速粹孰而不急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

速者言轉折疾速也也謝本從盧校析作折注同郭懿行曰折

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

意是役夫之知也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

其意言不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俗謂從其

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為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似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仁之所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

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積多文以為富也。盧文弨曰案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中說也見丙申校本天下知之則欲

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也

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為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天下不知之則倏然獨立天地之間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天下不知之則倏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倏倏倏倏大貌也公同反或曰倏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

然獨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

齊中也言大信而輕貨財也願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為中

信疑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

非整齊於信之謂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

中勇也尚上也援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

言以辭勝人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

勇也○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

孫曰此亦注氏中說也注云苟免或疑注文混入先謙

案不然然字衍繁弱鉅黍吉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

說見儒效篇

秦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給子少府時力此來司馬貞云

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末白繁弱

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善性惡皆執

必資師友切磨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

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

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相

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然而不得排概則不能自正輔正

將莫邪鉅闕辟闔此皆古之良劍也

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雕以翠綠。亦其類也。習明光采。龍烈。雋見。名。曹植七啟說劍。

詳或曰闕缺也。劬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闕若吳王闕問。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

辟閭直闕天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盧聲相近

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用辟

或此義歟。○盧文弨曰：習舊本作「謫」，今改正。同。然。

不加砵磨則不能和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驕驕驤纖離絲耳

此皆苦之良馬也。騊駼列子作赤驎與此不同。織離卽列子盜驎。

士部相轉念曰駢之爲駢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字或與耆
上篇隱忘下致楊云驛讀爲騶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傳某則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

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

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

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席謂相順從也

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

汗穢行也。漫漫欺誑也。莊子北身。身加於刑戮而不

不若其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
 且上力放丹驤曰

言知者庸何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君視其左在

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月篇名多則祗發之謂名之此篇皆諫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舊弟三

今日在上海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尊無與卑者齊也故無匹也天子四海之內無客

1/20/2001 11:13

禮告無適也通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足能行

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

聽而聽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謂形無所勞尊

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

也詩小雅北山之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

之行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

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俞

樾曰楊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

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不言犯太上之禁可知此文

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

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王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字皆本

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

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

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

謙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

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

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

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請自請刑戮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文昭曰治世元刻

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

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

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情

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

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

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

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

章取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
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
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刑罰不怒罪爵賞
不踰德悲怒為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踰皆過也刑罰不怒罪爵賞
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弩又曰弩猶怒也是怒即分然各
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以其誠通
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為善者勸為
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
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
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
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
辛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議世卿也

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
謂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
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
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
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尊也
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即先祖嘗
賢作當者告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
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
古多以當為嘗說見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
墨子天志下篇注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憺莫
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
云憺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
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知所貴則知所養
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
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
奐曰案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

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眾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
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
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